

乡村记忆

那年捉知了惹下大祸

刘甲凡

俗话说“小暑到，知了闹”，早些年，每当到了这个季节，随着知了“鸣哇呜哇”的喧闹声，我们就会闹闹哄哄地忙活上两个多月——捉知了。那可不全是为了好玩，而是因为知了可以烧着吃、炒着吃。在常年缺油少肉、饥肠辘辘的日子里，甚至有“两只知了的营养超过一个鸡蛋”的说法。香喷喷的知了肉对孩子们的诱惑力太大了，以至于我们都到了痴迷的地步。

用马尾扣勒知了是最简单、最常用的方法。到饲养院拽几根长长的马尾毛，系成眼镜片大小的活结，然后结实地绑在一跟长竹竿的顶端就成了。到了树下，选准目标，轻轻地把马尾扣靠近知了。它们大概认为这是异性之间的撩拨，不但不飞，还会慢慢翘起屁股。我们就快速地套住它的头或者翅膀，然后猛地一抖竹竿，就像鱼上钩之后抖动鱼竿一般。这个过程的关键、成功与否要看你撩拨知了的动作是否细腻，最后收竿能否快速有力。

用面筋粘知了的成功率比用马尾勒高得多。首先向母亲要一点白面，用水在碗里和成面团，不要太硬，然后拿着面团放进水中不停地洗。时候不大，淀粉被洗到了水里，手中就剩下一团面筋。这时候的面筋上还有水，黏性不大，就用两片树叶包着夹在腋窝里，捂一会儿就很黏了，黏稠度和时下的“粘老鼠”不相上下。扯下一些面筋缠在竹竿头上，擎起竹竿对准知了，一下子就粘住了。那些知了“呜哩哇啦”地叫着，可翅膀却无论怎样挣扎也飞不出去的。

缠一遍面筋大约可以粘二三十个知了，需要换上新面筋。原来那些面筋我们也舍不得丢掉，把它放到嘴里嚼一嚼、捂一捂，重复利用。若没有面粉做面筋，就抓一把新麦粒放进嘴里咀嚼，一边嚼一边往外吐麦麸，最后也可以嚼出一小团面筋来。

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蜘蛛网。做法很简单，用12#铁丝围一个碗口大小的圆圈，绑在竹竿上，然后反复把蜘蛛网缠在铁丝圈上，直至严严实实。用这种方法捉知了，成功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，但把知了从网上取下来就要格外小心，一旦把网捅破了就没法修补了，因为蜘蛛网不是随处都有。要爬很远的山路，在高山茂密的松林里才能找到大花蜘蛛结成的“天网”。那种“天网”的黏稠度着实了得，居然能粘住一些小鸟。

还有一种方法属于高难动作，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，那就是用弹弓打知了。我有个堂叔叫刘曰树，一把弹弓在他手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。在1958年“除四害”运动中，他曾因上交了500多条麻雀腿受到县里的表扬，还奖给他一个硬皮笔记本。他用弹弓打知了也不含糊，几乎百发百中。有一个阶段，我们这些小伙伴都群起效仿他，每人都有一把弹弓，还时不时就凑到一块儿进行较量。如果谁能拔得头筹，那种骄傲的架势和荣获奥运冠

军差不了多少。

晚上用火光照知了的收获最多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四五个小时就提着面布袋子，背着麦秸草，拖着木棒，直奔知了最多的河边树林。到了那里，我们就围着树四下散开，这是为了观察知了的落地点。各就各位后，一堆麦秸就点着了，火光把树下照得一片通明，手持木棒的就用全力敲击树干，树上的知了就“扑棱棱”朝着火堆飞下来了。最好的照明材料是旧胶皮车外胎，点着火后可以拖着走，一条外胎能用好长时间。

最过瘾的，则莫过于摸知了猴了。每当大雨过后，它们就争先恐后地从土里钻出来，爬到树干上一人多高的位置，然后安安静静地进行生命中由虫到蝉的蜕变。沁水河边那一片杨树林，是摸知了猴最好的地方，一次收获百八十多个实属小菜一碟。

每次捉到知了，首先要挑选三个体型偏大的雄知了，留待课余时间进行“知了钻天比赛”。其方法是把马齿苋的花骨朵轻轻取下来套在知了眼上，知了的眼睛被蒙住了，只知道一个劲地“呜哩哇啦”叫着往天上钻。谁放的知了钻得高谁就是胜者，马齿苋也因此在我们家乡得了“知了眼子”这么个外号。

知了拿回家，通常是被我们烧着吃或烤着吃了，它们脊背上那块肉一丝一丝的，和牛肉差不多，好吃得不得。妈妈有时也会炒一点犒劳我们，但那时的油太金贵了，最多也就是在锅里淋一点油，把去了翅膀的知了丢进锅里，用铁铲子翻上几个个儿，等冒出香味了再撒上一点盐末，出锅后就成了我们能炫耀好多天的美食。

因为捉知了，我们也曾闯下大祸。那是一个六月的夜晚，我们又到沁水河边捉知了，回来后在村头大柳树下把战利品分配完，就各自回家睡觉了。那棵大柳树是棵树龄30多年的空心树，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过来，树干上有篮球那么大一个窟窿，可以看见大柳树肚子里腐烂干枯的朽木。

过了一个多钟头，朦胧中听到大街上铜锣敲得震山响，呼喊救火的声音连成一片。跑出家门一看，真真是“癞蛤蟆过壕沟——瞪眼了”。原来，我们分配完战利品，小伙伴田力随手把知了的破车胎丢进了树洞里，结果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又把周边几户人家的麦秸草垛烧成了一片火海！

第二天到了学校，老师把我们每人打了10教鞭，每个人的手都肿起老高。最后，经村干部调解，我们给受损失的人家赔偿了一定量的柴草才算完事。我家那年分的麦秸草一下子拿出去约三分之一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时至今日，只要听到知了叫，我还会不由自主地摸一摸手掌心，因为那次老师下手太重了，我的手掌心肿得活脱脱就像个“发面团”。



父母的三间平房

林春江

古稀之年的父母，仍然住着乡下的三间平房。

不足50平方米的红瓦青墙房，东西两铺土炕，中间是厨房，显得局促狭小。很多东西没地方放置，父亲自己动手，在屋子后面“接”了一截，大约18平方米，屋顶改成长方形的平台，农村叫“平房”。前后两个平房可以晾晒农作物。

多出的18平方米，东面一间设计了小土炕，缝纫机塞在角落，推开门，小小的一间斗室，转个身都困难。但是炕很好烧，添一把花生蔓，烧几块木头，小炕片刻暖烘烘的，斜躺在上面，冬天的晚上还是很惬意的。夏天，有风徐徐吹过，又很凉爽。中间是一个微型淋浴间。西面那间最大，约有8平方米，靠西墙站立一个赭红色老式衣柜，东北角塞进一个中等冰柜，算是一个储物间。

这还不算独特，独特的是小房子前面竟然是一个大大的庭院。这个庭院足有30平方米。东厢屋两大间，顶上是一个长方形大平台，石砌台阶12级。我八九岁时，家里买了第一台“飞跃”牌黑白电视机，第8级台阶上竖着一根高高的天线杆，外面套着沉重的铁管，两根粗粗的铁丝紧紧固定，黑白电视只能收看两个频道，一旦屏幕出现“雪花”，我就屁颠屁颠地爬到第8级台阶，一边奋力转动粗粗的天线杆，一边透过玻璃瞅着东屋里的电视机大喊：“哥哥，清了没有？”

庭院西南曾经栽植一株梧桐树，枝繁叶茂，魁梧挺拔，风穿过，唰唰地响，极像淅淅沥沥的雨声。彼时，我特别喜欢跑到平房上，梧桐树宽大的绿叶遮住半边平房，暖暖的阳光透过细碎的树叶洒下斑驳的树影。紫盈盈的小钟似的梧桐花仿若一个个略施粉黛的少女，在风中舞动裙裾，掀起一阵阵香海甜波。摘下一朵揪掉花蕊，吮吸花蜜，甘甜如饴。望向远山，雄伟苍凉，引人无限遐想。

三间正屋后面，还有三间青砖灰瓦的老屋，连带着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后院。父亲说，这三间老屋曾是我奶奶的。奶奶过世后留给了父亲。这三间屋子是老得不能再老了，土炕石墙，泥地朽木，没有窗棂，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。小小的后院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后院中央也种着一株梧桐树，西面曾经栽植一棵葡萄，一嘟噜一嘟噜的巨峰，坠得藤都弯曲下来。踩着木梯爬到平房上，掐下一颗晶莹的葡萄放进嘴里，酸得我愁眉苦脸。相比前面的平房，这里显得更幽静些，无人打扰。在这里，我捡拾过树上掉落的小鸟，吃过酸甜的葡萄，用弹弓偷偷打碎人家的瓦片，在绿荫下写过作业，在梧桐树周围挖出一个个沾着湿泥瞪着黑色眼睛的壁虎，把山里捉的蝎子倒在梧桐树下，以为可以生出很多小蝎子，谁知第二天我扒拉开泥土一看，空空如也，爬到平房上，却被蝎子蛰了一下，疼得嗷嗷叫。

父亲告诉我，三间平房来之不易。那看起来粗糙难看的石墙，每一块石头都是父亲和叔叔从二里外的东山推来的。彼时，他们20岁出头，一人一辆独轮车，将车把之间的黄绳缠在脖颈上，一辆车上“扎箍”二三百斤石块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双手紧握车把，微微弓腰，使出全身力量用力推车。一天四个来回，中午得啃两个大馒头才会让疲惫的身体复原，直到准备好六间房子的石头。之后，父亲坐在马扎上，掏出锤子、钢钎，慢慢地将石头一块块地打磨、锤凿，变成一块块可用之石。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在坎坷的羊肠小路上推动沉重的独轮车，但我可以看出，满头白发的父亲摩挲一桌一椅、一石一瓦时，眼睛里藏不住的笑意。父亲是瓦匠，一生给人盖房子，别人的房子高大漂亮，而自己住的房子却只是三间低矮的平房。

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平房渐渐老去，一如苍颜白发的父母。前几年，屋顶漏雨，母亲打下手，父亲爬上屋顶，撤掉老旧的灰瓦，换上红艳艳的红瓦。阳光下，红瓦如鱼鳞一样整齐有序地紧密排列，泛出蓬勃的朝气和活力。爬上平房，背后是红红的瓦片，东面是错落整齐的房屋，西南是苍茫的群山，绵亘起伏，一直延伸到天尽头。

童年的夏

王太山

我的童年是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的，那时候的日子虽不富裕，却让我收获了一份难得的纯真快乐。

每逢夏日来临，我和小伙伴们都会穿着背心，裤腿高高挽起，光着脚丫冲进清澈见底的河水中，摸水草中鲜肥的鱼虾。不一会儿，脑袋和后背就被火辣辣的阳光灼痛，我们赶紧放下小鱼篓，找个水流稍平稳、齐腰深的河段，环视四周确认没人，立即三下五除二脱个精光，一个猛子扎入水里，仿佛一条条快乐的小泥鳅。

洗罢澡回家，路过玉米地，玉米已经抽穗，高过了我们小孩子头顶。一棵棵玉米整齐列队，立成一个方阵，好似等待接受检阅的战士。我们开始了捉迷藏游戏，几只小手伸出来，手心手背论输赢，赢的躲猫猫，藏匿范围就是这块玉米地。不管泥土沾身，钻进玉米地里，趴在地垄沟，大气不敢喘，静静等待着对方来寻。有时趴了一刻钟，另一方还没找到，便自己钻了出来，双手挥舞着：“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”

黄昏时分，当太阳只剩下一丝余晖，远处的群山渐渐地被夜色吞噬，四周的蟋蟀声、蛙鸣声此起彼伏，与朦胧夜景交织在一起。夕阳下的小山村就像一位暮年的老人，静静地坐卧在山脚下、树林边，温馨而祥和。晚饭后，院子里乘凉的人慢慢多了起来，劳累一天的人们三五成群，有坐在蒲团垫上的，有围坐在撤换下来的旧炕席上的，也有习惯蹲着的，大家闲聊着这一天发生的琐事，时不时地摇摇手中的蒲扇驱赶蚊子。

我们这些孩子们可是闲不下来，相约着人手一个塑料瓶，在夜色中追寻着空中飞舞的点点流萤。一只只萤火虫就像一盏盏小灯笼，在夜空中一闪一闪，给这闷热的夏天带来无数遐想。月亮迈着登山步，不紧不慢地悄悄上了树梢，天空中繁星璀璨，清柔的月光从梧桐树的枝丫间倾泻而下。夜深了，疯了一天的孩子们也累了，安静地躺在凉席上，仰望夜空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在月光的陪伴下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年轮飞转，童年的夏在岁月长河的深处，凝结成了甜甜的回忆。